卷七

平諸稽賦二十八篇

經濟集

十

B
128
W64545
1787
v.10

LIBRARY
AUG 1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陽明先生集要經濟編卷七

施四明先生評輯　邑後學　黄璟稚圭
朱培行仲嶹　謹校

議處江古諸處猺賊

節據各道哨守官兵呈報照得廣西府江古田洛容諸處猺賊日來勢益昌熾皆緣近年以來大征之舉既爲虛文而鵰勦又復絕響是以爲彼所窺肆無忌憚今思田事體漸就平息湖兵西歸有日正可相機行事爲此牌行左布政嚴紘密切會同叅政龍誥按察使錢宏副使李如圭翁素將各稔惡賊巢務訪的

見可而進是急難之忠知難而止是萬全之算

確密拘知因鄉導備詢我兵所繇道路險夷遠近及各賊巢所在議謀既定卽可迎約湖兵決機行事要在聲東擊西後發先至但誅其罪大惡極者一處兩處其餘且可悉行寬撫容令改惡從善務在去暴除殘懲一戒百不必廣捕多殺致令玉石無分驚疑遠邇後難行事若其事勢連絡廣遠關係重大亦且不宜輕動本院尚駐南寧彼中事機勢難遙度諒各官平日素有深謀沈勇秉義奮功一切機宜自能周悉近報剿平之獲已見用心之勤尚須後効一并奉請凡有申稟密切封來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十一月十二日

牌仰韶州南雄府當該官吏、卽於該府地方、及所屬各縣、不拘機兵、打手各色人內、訪求武藝驍勇膽力之士超羣出衆以一當百者每府三名或四名每縣二名或三名無者於別縣通融取補務要年齒少壯、三十歲以下者、每月給與工食入錢、就於機快工食內頂貼、仍與辦衣裝器械、各名備開年貌親族鄰里、限一月之內、送赴軍門應用、毋得遲違、

武藝驍勇膽力超羣之士所謂千夫百夫之長也必得此輩數人後各兵有所領袖氣不鼓而自壯

若舍此而求兵之強不可得矣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十一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李香呈看得財匱於兵冗力分於備多此是近日大弊相應議處所呈打手且不必添募仰將該道屯哨分布打手通行查出大約共有若干再加精選去其劣弱大約共得驍勇若干及查某處屯堡可裁某處關隘可革大約共用打手若干某哨堪備操演分聚開闔若何而力不分若何而財不費若何而免於屯兵坐食若何而可以運謀出奇該道會同分守道通融斟酌務求簡易可久之道呈來施行

國家物力耗於無處不備無處不防然究竟像人塗馬無一備無一防也故備禦之法惟簡易乃可長久第欲圖簡易長久之策必能辨之才假便宜之權後可否則欲辦而不能或能辦而攻擊之者衆滅兵止爲禍階耳

行領兵官勦牛腸六寺磨刀等寨猺賊

牌行左參將署都指揮僉事張經會同該道守巡守備官及湖廣督兵僉事汪溱都指揮謝珮督兵永順宣慰彭明輔統兵進勦牛腸諸賊云云及監督保靖宣慰彭九霄統兵進勦六寺磨刀等寨諸賊云云未

仁人之言

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易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繇往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通曉若出一人然後尅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脇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玆之舉惟定亂安民為事不以多獲首級為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禁約軍民人等、所

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違令者卽以軍法斬首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此行軍者不易之法然必文武各官同心協力方克有濟否則忌功害成講亦無用矣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諸猺賊

照得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石馬等巢諸賊皆稔惡多年在所必誅已經牌仰各官督兵進勦近據叅將張經續稟仙臺花相石馬等猺一月之前皆各出

投撫、願給告示、從此不敢爲惡、看得各猺投撫、誠僞雖未可料、但旣許其改惡、若復進兵襲勦、未免虧失信義、無以心服蠻夷、亦合暫且寬宥、容其舍舊圖新、其白竹古陶羅鳳等賊、負險桀驁、畧無忌憚、仰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會同湖廣僉事汪溱、都指揮謝珮、督同各宣慰等官、俟牛腸等處事完之日、卽便移兵進勦白竹古陶羅鳳諸賊、其領哨官員、及引路向導人等、俱聽參將張經、督同指揮周允宗等、分俵停當、照例逐一講明。然後分投速進。縱使諸賊先以聞風逃避。亦要嚴兵

用先聲以威之不過欲其歸化是仁者不殺之心

深入搗其巢穴以宣明本院聲罪致討之義一勦不獲至於再再勦不獲至於三至四至五至殄絕禍根乃已但不得濫及已招賊巢虧失信義經過良善村分尤要嚴禁官土軍兵不得侵犯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即以軍法斬首

征勦稔惡猺賊疏 七年四月十五日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開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但惟入寨猺賊積年千百成徒

流劫州縣鄉村、殺害良民、擄掠子女生口財物、歲無虛月、月無虛旬、民遭荼毒冤苦、屢經奏告、乞要分兵勦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爲因地方多事、若要進兵、未免重爲民困、是以官府隱忍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兇横、出劫益頻、蓋緣此賊有衆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阻、南通交阯等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猺賊、回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摽北突、近因恩田擾攘、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近相煽、幾爲地方大變、仰賴朝廷威

令傳播苟幸未動緣此猺賊之與居民勢不兩立若猺賊不除則居民決無安生之理乞要乘此軍威速加征勦庶不貽患地方緣繇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行間隨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等會呈爲請兵征勦積年窮兇極惡猺賊以除民患事開稱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猺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刼郡縣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皆已變爲盜

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爲因地方多
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愈肆
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入寨及白竹古陶羅鳳等
賊乘勢朋比連結、殺擄搶劫、月無虛旬、扇惑搖動、將
成大變、仰賴神武傳播、幸未舉發、近幸思田之諸夷、
感慕聖化、悉已自縛歸降、遠近向服、各山猺獞、亦皆
出來投撫、請給告示、願求自新、從此不敢爲惡、雖其
誠僞未可逆料、然皆尙有畏懼之心、獨此斷藤各巢
逆賊、自知罪在不赦、恃險如故、截路劫村、畧無忌憚、
若不乘此軍威、進兵勦滅、將來禍患、焉有紀極、緣繇

會案呈詳到臣、照得臣近因思田之役、奉命前來駐
軍南寧府地方、與八寨猺賊相去六日之程、朝廷德
威宣布、雖外國遠夷、皆知震懾向慕、輸情納欵、而此
猺賊獨敢擁衆千百、四出劫掠武緣等處鄉村、殺人
放火、畧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即此昌熾桀驁、平時抑
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古竹古陶羅鳳仙臺花
相風門佛子等巢兇惡各賊、自宏治正德以來、至於
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平等縣被害人戶李子
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勦除民害、不下數十餘次、皆有
部咨行令勘議計勦、若不及今討伐、其爲地方之患、

不惟省多少錢糧、爲縣官造福、省多少兵馬、爲百姓造命、亦省多少議論、爲部院科道免筆舌也

政所謂迅雷不及掩

終無底極、誠有如各官所呈者、況臣駐劄南寧、小民紛然訴告、請兵急救、荼毒皆謂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貫滿神怒人怨、難復逋誅、卽欲會案奏請俟命下之日行事、切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奔竄、則雖調十數萬之衆、以一二年爲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遇賊寇生發、卽便相機可撫則撫、可捕則捕、欽此欽遵、爲照思田變亂之時、該前都御史等官姚鏌等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前來南寧等處聽用、近幸地方悉已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所經、正與各賊巢穴相去不遠、況

耳

以湖兵進勦斷藤峽諸賊以盧蘇王受進勦八寨等賊分兵自有條理

恩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効俱各遵奉勅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江道守巡叅將等官監統永保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并行留撫恩田布政及右江分巡兵備守備等官監統恩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勦八寨等賊所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收解紀功御史紀驗造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賜密切公同行事并密行鎮巡等官知會外緣係征勦積年稔惡猺賊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因放回之湖兵及報効之土目以平方千里之叛寇二三十年之征勦所未克者不煩一兵不費斗糧不惟軍機妙用實繇忠誠爲國之心爲之也使他人處此請而後勦則必多費縣官之金錢多塗百姓之肝腦而亦未必能成功矣

綏柔流賊 五月

據左江道叅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巘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

此御西南夷不易之道

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衡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今各猺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為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為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底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釁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敝。四

撫恤先及於善良使各夷同心向化此是寓教化於撫恤之中

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為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為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慮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猺、舉兵征勦、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為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

所以撫而可久

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夷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繇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輳掇拾支吾粉飾於

留兵防守支吾目前誠今日通病此固繇無忠誠愛民之心亦

繇才識不逮不得不爲僥倖無事之圖耳用人者其審之

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即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允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隣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喻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

必有先生

之威望素爲賊所畏憚故此言易入否則空言亦不足以服反側之心

處置周匝

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絶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卽開以自新之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喻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勿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莨莠深耕易耨芸菑灌漑專

可見用兵原是萬不得已非仁人之本心

一心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獲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概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頓兵是第一擾民之事

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勞逸頗簡相去遠矣惟有據該府議欲散撤雇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個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鵰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

近日事無成績俱坐此病

士月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爲抽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守備等官事有相

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先生之意只欲寓兵於保甲而不欲其調兵之煩養兵之費眞是遠猷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七年七月初六日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凋敝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輯、況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

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
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明旨臣看得
今歲例當朝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
西布按二司等官適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
鄖陽副都御史參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
陞陝西按察使參政龍誥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
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之間即須半年參議鄒輗僉
事申惠皆齎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除官員
皆未到任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
僉事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寧

此舉破拘攣之守以立事真得古人遺意乃今豈可望哉

思田等處、與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爲循良、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耐崎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閒住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潮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

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遴用其一其於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倘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瘴於風土非宜莅事以來終月臥病呻吟牀席軀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

合三者方堪當邊才之舉

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者、乞勅吏部改用林寬於別地、俯採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效、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

此書立政篇所謂嚴惟丕式者

是三者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畧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

今舉邊才多如此類

開人所不敢開之口

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悉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弗彰者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

先要問舉人之人賢否如何若舉果出於賢者即一人已足否則附和雷同正爲今日用人之病

此弊牢不可破

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

以此衡人百不失一

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敝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為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

冒恐懼之至、
議論可爲廟堂用人大典經久不易之規非直爲
邊方一隅計也

征勦八寨斷藤峽牌

據畱撫田州思恩地方右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
呈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安業、土夷亦皆各事
農耕、地方實已萬幸、惟八寨猺賊云云、除差官舍齋
捧令旗令牌、分投督押土兵、本院親至賓州、相機調
度、面授方畧外、爲此牌仰右布政司林富、副總兵張
祐、卽便率領官軍、督發土目盧蘇王受、等兵從公堯

兵之過無不殘虐故每一檄必諄諄及之

思恩取路進勦後開寨分務要聲言各賊累年殺害良民攻劫州縣鄉村之罪殲厥渠魁及其黨與罪惡顯著者明正天討以絕禍根除臨陣擒斬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免宥今玆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黷武多獲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遭屠戮之苦督各官兵目兵人等先除民患以靖地方仍禁兵馬所過鄉村毋得侵擾民間一草一木有犯令者仰卽遵欽奉勅諭事理當卽處以軍法俱毋有違節制方畧自取罪戾

行叅將沈希儀守入寨牌

為照八寨巢穴及斷藤峽等賊素與柳慶地方猺獞村寨連絡交通誠恐乘機奔突為牌仰參將沈希儀即便督率官兵人等於賊衝要路嚴加把截如遇奔突相機擒捕毋容逃遯仍要嚴禁下人惟在殄除真正賊徒不得妄殺無辜及侵擾良善一草一木敢有違犯者即照軍法斬首示衆軍中事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亦聽本官徑自酌量而行一面稟報

戒諭土目　五月

案照先經行委副總兵張祐督率官土目兵人等進勦思恩八寨猺賊今據頭目盧蘇王受等稟報皆已

攻破各寨、斬獲賊級、雖未日久、苦亦無多、且又未見獲有真正首惡、中間恐有容隱脫放情弊、合行戒諭督促、為此牌仰本官上緊親行督諭各頭目及土兵人等、俱要協力齊心、竭忠報効、務圖勦滅、以絕禍根、庶可以表明各目盡忠圖報之真心、若是少有縱容復留遺孽、亦是徒勞一場、不足為功、適足為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再生之恩、其於本院所以勤勤懇懇不顧利害是非、務要委曲成就爾等之意、亦辜負矣、牌至、即以此意勉諭各目各兵、此舉非獨為除地方之害、亦為爾等建子孫長久之業、盡此一番辛苦、便

可一勞永逸矣。發去良民旗榜、可給則給、可止則止、一應事機、俱仰相機而行、其號色等項、已付思田報効人役、徑自帶回分俵、亦宜知悉、

先生八寨之役、竟用盧蘇王受等効用之土兵、乃所謂以夷攻夷者、此番戒諭、尤不可少

行叅將沈希儀討勦韋名假等賊巢牌　五月初九日

近因八寨猺賊稔惡、已經調發思田目兵、攻破賊巢、方在分投撥捕、訪得八寨後路、潛通柳州、又有一路、與韋名假賊巢相通、皆未委虛的、合行密切查處、爲此牌仰叅將沈希儀、卽行密訪、若果有潛通賊路、就

兵強將勇是根本得知因向導是妙用二者相須方全勝之兵

仰本官從宜相機行事或從彼地掩襲韋名假賊巢就從彼巢徑趨入寨後路或以迎候本院爲名徑來賔州督調別項軍兵就從入寨取道然須將勇兵精又得知因向導可以必勝本院亦無意必之心俱聽本官相機行事量力可行卽行可止卽止牌至務在愼密毋令一人輕泄

旣開示以出入道路又聽令其相機進止偏裨旣有所禀承又不苦於束縛用能聯裨卒爲一心往輙成功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勦韋名鑾等賊巢

旣有節制進止又得自繇

除行守備叅將沈希儀相機行事及差南寧鎮撫朱鈺齎捧令旗令牌前去督調外牌仰東蘭州知州韋虎林挑選驍勇精兵三四千名親自統領就於該州附近三旺德合等取道密切進兵撲勦下邑中寨等令東鄉馬攔南嶺新村莫村落村等寨賊首韋名鑾名曠名假名僚名號名旺天臘公線仲言轉周韋馬覃廣覃文祥等務要盡數擒斬以靖地方所獲功次通行解赴軍門以憑紀驗給賞如遇叅將沈希儀已到地方仍聽節制行事若尚未到仰卽火速進勦不必等候以致張揚泄漏失悞事機罪有所歸

牌行委官林應驄督諭土目 五月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為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効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尚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委靡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舍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

兵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倶死又曰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

非惟不能仰報朝廷之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爲此牌仰原任戸部郎中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驄齎執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署田州府事知州林寛身督領兵頭目盧蘇等閲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倶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遴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管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内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貪戀女賊違犯

如驕子不可用先生此諭恩威兼之矣

軍令、仍前不肯効力者、仰卽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蓋前日之招撫、專以慈愛惻怛爲念者、乃是本院憐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却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師帥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

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財色人之所愛何況土夷先生雖擄獲女贓而不之罪又且待其成功而照名給還乃深得夷人之情而夷人之所以樂為用命也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六月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寨稔惡猺賊、曾否勦滅、各兵見住何處、聞已出屯三里、仰就各營土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奇。以示不測

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囘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則欲爲爾等立功。一則欲爲地方除害。心雖不忍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就領牌劄。仰各知悉。

此時雖云戰勝。然軍中憊困不支者亦必有之。先生休其困憊而選其精壯者所以雖擒山窮勦而

總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無不掉之尾也

牌行副總兵張佑搜勦餘巢　七月

訪得上林相近地方如淥芋等村皆係陽招陰叛與八寨諸賊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即其罪惡尤有甚於八寨諸賊若不勦滅終遺禍根爲此今差指揮趙璇齎牌前去督哨副總兵張佑處計議仰即密名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八寨爲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勦後開各賊村分務要殲除黨與蕩平巢穴若是各賊奔竄大名深山各兵就可留屯其地食其禾米六畜分

兵探賊向往追捕本院先曾發有武緣鄉兵分撥大名諸山遥計此時各賊正囘山下各村躱住及今往勦正合事機仰諭各目務要潛機速發不得遅留隔宿必致透漏消息徒勞無功發兵進勦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計開　緣茅　通親　緣小　批頭　羅㬉

其餘各巢不能盡開、須要量其罪惡大小、可勦則勦、可撫則撫、相機而行、

用土目以平八寨旋及隣近各巢一舉而掃蕩殆盡所謂善用兵者役不再籍也然非恩威兼至有

以大服土人之心不能得此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七年七月初十日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溱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勲唐宏卞琚張縉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叅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

以叅將都指揮統領土目以土目分領土兵復各以指揮等官佐之方是以我用土兵

𠏉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𠏉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藎臣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皐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琚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溥州等衞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勦牛腸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

總不出多方以誤之一語

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團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札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畧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身衝冒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擄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

太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確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稟蒙收兵回至潯州府住

先牛腸六寺等巢而後進剿仙臺白竹等處進師自有次第

劄開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剿仙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寅夜仍前分布各哨官兵遵照牌內方畧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剿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剿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發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顆

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
邊界地名立山恃險結寨當蒙摘調指揮王良輔并
目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
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
從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
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參將沈希
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
鄧宗七撫猺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
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覃鋙潯州府捕盜通
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

兵法所謂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先生知此道也

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畧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韋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欵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勦八寨稔惡猺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晩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畧乗夜銜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

兵法所謂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多方設策正所謂以方從也非知謀之將不能行此全要在用

震駭潰竄莫知所爲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驍賊聚衆二千餘徒各執長鏢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憤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勦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厓發石滚木多爲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

得其人

有分路進勦之兵即有追截邀擊之兵所謂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叅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嶅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

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盧北山等處、擒勦截捕各寨
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
鏊監督思恩土目韋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
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
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擒勦犬鳴
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
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
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
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
三名顆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干贇王俊等督

領官兵於綠茅等處把隘搽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四十八名顆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强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鬬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泊登岸得不死者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勦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見崖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

先生無事不躬親所以規畫盡善

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齎有禾米、大雨之中、饑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炎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畧已蕩盡、雖有脫漏、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三月二十

先生南安之變去此不遠未必不受瘴厲而然此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

勦陸寇而不知此未有不殆者

三等曰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繇往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

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脇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為事。不以多獲首級為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溱、吳天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算、分布各哨官兵、申

以上是勦斷藤等賊方畧蓋各賊之勢分慮其併力救援故務刻定日期速發前進兵法所謂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准參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腸事畢卽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遁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己見致有誤事彼中事勢參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

者是也

所謂始如

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畧
依期進勦獲功解報開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
奉本院密切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
稱八寨猺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
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旣
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
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旣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
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散而思田
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
為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

處女敵人開戶

以上是勦八寨方畧蓋各賊力并勢險不可以力勝故且縱其出沒乘其懈弛密切突入兵法所謂以利動之以本待之者是也

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畧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為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叅將

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
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通
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繇、造冊齎報、以
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峽谷各
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一
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勦八寨各
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九
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名口、兩處共計擒
斬獲三千五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
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

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掎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劫郡縣鄉村、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狼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

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其
鋒且其寨壁天險追兵無路自國初韓都督嘗以數
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
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瑛素能
懾服諸猺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
功已而賊勢大漲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
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
毒寃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
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畧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

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筭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歡騰皆以爲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効命但僅遵奉方畧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厓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卽其忠義

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恩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葢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股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嘖嘖稱歎、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及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年

大征合圍困守坐待成功其爲利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各賊積年窮兇稔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寃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彰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

遵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

邊臣必得廟廊諸臣同心協和後能成事先生此論真可爲後法

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畧之所能及是皆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慴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

爲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敝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得宣尉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藎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略無悔怠卽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恩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惟恐功効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

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臨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叅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溱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叅議汪必東副使翁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琚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鏜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驄主簿季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鏊史

撫寇之功賞應止於是

立誠舒栢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名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佾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急緩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險之地固皆同効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皇上明照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藎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土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

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疎、謬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

斷藤之功成於湖廣之回兵八寨之功成於報効之新衆蓋善用人者事半而功倍此廟算之最勝

者也如止以戰勝爲能事卽執訊獲醜亦不免有籍兵徵餉之擾則得不償失矣此大儒救世之作用與爭勝於白刃者不同

今寓內談武者無不奉七書爲蓍蔡然擬之而愈遠習之而益離何也先生用兵始自南贛終自兩廣所往無不克捷舉人所難者易之人所久者速之人所用衆者獨寡之地方享平定之福而不見用兵之擾讀其方畧眞有鬼神莫測之妙是豈索秘於孫武按譜於龍豹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然先生不泥兵法而動自合之故偶舉其近似者標

諸首正謂先生所行卽兵法也有先生之學問七書直可土苴視矣若曰某事倣某法是猶然一讀父書者也何足以知先生

追捕逋賊

據同知桂鏊稟報、領兵土目盧蘇王受等、各已屯兵八寨、斬獲賊首賊從數多、巢穴悉已破蕩、卽今方在分兵四路搜勦、及稱附近上林縣一十八村、俱搬移上山躲住、又訪得鐵坑那埋二堡賊村、界連遷江洛春高徑大潘思盧北三向北夷猶村、分今皆逃往潛住、又訪得八寨賊徒、我兵未進之前、陸續出劫鄉村、

今皆不敢回巢、散入賓州涤里、并貴縣凉傘疊紙等
夷獞村分藏躲、合行分兵梭捕、等因看得八寨猺賊、
稔惡多年、攻劫鄉村、殺害人民、擄掠財畜、百姓怨恨、
痛入骨髓、今惡貫滿盈、民怨神怒、巢穴破蕩、分崩離
析、如失林之梟。投罝之兎。迷魄喪魂。正可蒐獮而盡。
是乃上天欲亡此賊之秋。若不乘此機會。奉行天討。
以雪百姓之寃。以舒人神之怒。以除地方之禍。存其
遺孽。復爲他日根芽。此豈爲民父母之心乎。及訪得
平日哨守八寨官兵人等、往往與賊交通者、據法俱
應明正典刑。今且姑未拿究。容其殺賊報効。立功自

妙處是在能用與賊交通之人葢不惟開

贖除各差官督勦外為此牌仰指揮程萬全督率遷江所土官指揮黃鎵千戶黃瑞百戶凌顯等各起集管下土兵人等前去北三思盧等處搜捕各賊仍行曉諭各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洩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忠竭力上報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道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

此等人之生路以成我之功亦所以疑賊人之心而破散其黨也

此等情勢最難處置古來往往有禍亂初定旋復激而成變者故勝賊易平亂難

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本院數日之後、亦且親臨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取悔、

撫恤來降 八月

據參將張經呈稱、武靖州耕守黃璋等一十四名、被十冬總甲黃鄧護等、妄捏窩賊、乞行釋放、仍給榜諭、看得本院屢經牌仰該道該府等官、將各向化良善村寨、加意撫恤懷柔、以收其散亡之勢、而堅其向善之心、庶使遠近知勸、而惡黨自孤、各官畧不體承本

院勤勤懇懇之意、肆志妄行、輕信十冬奸民之言。輒便推求往事。爲之報復讐讎。沮抑歸向之望。驚疑反側之心。聽其所爲。必成激變。後雖寸斬奸民之骨。固亦何救地方之患。所據違法各官、卽合治以軍法、姑且記罪、再行飭諭、仰將見監黃璋李舉等一十四名、卽行釋放、仍加懟諭。令其復業寧家、其十冬黃鄧護等、監候本院撫臨、解赴軍門發落、今後仍要備細開諭該府該縣十冬里老人等、各要守法安分、務以寧靖地方爲重、不得乘機挾勢侵剝新舊投撫之人、脇取財物、泄憤報怨、及至醸成變亂、却又貽累地方勞

頗官府、今後有違犯者、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決行
拏赴軍門、治以軍法、斷不輕恕、仍將發去告示、卽行
刊刻給付十各里老人等、遵照奉行、具遵行過緣繇
繳報、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照得潯州等處稔惡猺賊、既已明正討伐、其奔竄殘
黨、亦合撫處、但其驚懼之餘、未能遽信、必須先將附
近良善厚加撫恤、使爲善者益知勸勉、然後各賊漸
知歸向、方可以漸招撫、除行守巡該道施行外、牌仰
知府程雲鵬等、卽行會同指揮等官周允宗等及各

縣知縣等官、分投。親至良善各寨。照依案驗內開諭
事情、諄復曉諭、就將發去告示魚鹽。量行分給。務使
向善之心。愈加堅定。毋為殘賊所扇誘。則良民日多。
而惡黨日消。又因而使之勸諭各賊。令各改過自新。
果有誠心來投者、即與招撫、就便清查侵占田土、以
絕後爭。推選眾所信服之人。立為頭目。使各統領。毋
令散亂。以漸化導。務使日益親附。庶幾地方可安。而
後患可息。各官務要誠愛惻怛、視下民如己子、處民
事如家事、使德澤垂於一方、名實施於四遠、身榮功
顯、何所不可。如其苟且目前、虛文抵塞、欺上罔下、假

昔人云能取而不能守猶無取也先生之有功於國不但用兵如神全在處置得當

公營私非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抑且物議不容善良多則惡者自化故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欲化惡必先旌善先生之以教化當干戈也見近事有撫巨憝以躁躪善良者是誨人以盜而求盜之息得乎哉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照得臣於去歲奉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為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

此等文字不可潦草看過使世廟初不有先生則今日西粵之地不知當如何矣

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旣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勅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神武威德、幸已剪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畧已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衞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勅諭便宜事理、

如此經制固繇才識然必要親身經歷耳目心思無不周到畢夷地之險易夷情之強弱一一燭照無遺方能處置如此周悉詳盡先生之盡瘁極

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為柳慶諸賊之根柢蓋其東連柳州龐蛤三都嶺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上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少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

矣

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阻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爲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卽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

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
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
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衞所以控馭羣賊臣等
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
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
者而移設南丹一衞於其間葢南丹衞舊在南
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
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
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
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衞自遠來徙無片

移築南丹於八寨不獨可以制八寨之竊發且有益於賓州之政事經制之妙若此

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敝今計一衞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

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猺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其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遵照勅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功効力、助

處置得宜微弱之軍亦可濟用

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脈絡斷咽喉絶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几上之肉下節無弗得者此眞破

先生精於形家言卽此可見然不泥於其說而用之爲經濟之實卽詩之篤公劉書之卜洛其作用之緒餘也

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効順而服化矣伏乞聖明裁允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倚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橋利就巖險壘石爲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礲确之上芒利硶砑之石銜射牴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

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況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即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敷爲平原、環抱涵畜、雨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眞。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向、

以地利合人情

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踊躍歡喜爭先趍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鏊督令各役擇日與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買往反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既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疎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

雖云夷漢雜治然實寓用夏變夷之意

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簡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致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伏乞

聖明裁允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廨宇、遞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

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必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此出是爲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

險在我則

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同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爲築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收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

賊之險自失可見地利無定形視經制之善與不善耳

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路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劃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簡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

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爲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葢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況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

上林改屬
思恩大有
關係

思恩未爲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爲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乂安地方者也伏乞聖明裁允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

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追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為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環匝。傍有一江來。會

思龍添設縣治順民情實以殺夷勢此經制之妙

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煙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繇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坳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

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況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簡今得此一屬縣爲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畧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闕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

此欵尤極機要

蔡人卽吾人也懲惡

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爲者也伏乞聖明裁允、仍定賜縣名遴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看得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爲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盡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

始而以勸善終知用兵原出於大不得已

猺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為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犒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為之選立酋長諭以朝廷所以征勦各巢者為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為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即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為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遺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破

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畧不加恤、姦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脇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脇、遂勾結相連而起、此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

處處設縣亦不成制度故議設鎮

足兵足食一舉兩得

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猺賊最爲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因於差徭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

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三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

使人之耳目習於兵革地方始不見有兵革之擾亦語於邊方用兵之地

委智畧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參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按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名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欵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為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

耳若中國內地則此法不可行故語曰軍容不入國不可不慎也卽行之土番必將宮素有節制然後可否則亦不免於驛騷

此四句不獨可爲斷藤八寨圖久安凡設險制勝之策無踰於

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蓄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伏乞聖明裁允

此

先生平一處之亂即亟圖善後之策如定閩廣南贛即設立平和崇義等縣如定宸濠則為計處地方與釐革撫綏事事周悉如定兩廣則為設立縣衛處置思田八寨處處妥當是戡定之功止在一時而善後之功可垂百世此益實實從國家起念而不止為一已功名之圖者近日善後之疏幾於充棟然何曾有一見之實事亦因地方事原未曾見得了了又無實實為國家之心不過鋪張虛論以飾一時之耳目故耳

議立縣治

能平賊虐於一時而不能建控撫之長策只是戰將不是謀國老成之作用

看得八寨猺賊、稔惡爲患、巢穴連絡千里、實爲廣西衆賊之淵藪、近該本院進勦掃蕩巢穴、若不及今設置軍屯衛縣據其心腹要害以阨塞各賊呼吸之咽喉斷絕各賊牽引之脈絡不過數年又將屯聚生息禍根終未翦除本院身親督調各兵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而三里堡亦當八寨之隘俱各山勢回抱堪以築立城郭、移衛設縣、但未經廣詢博訪、詳審水土之善惡、民情之逆順、中間有無利害得失、擬合再行查訪、爲此牌仰分巡右江道兵備副使翁素、會同該道分守官卽便督同同知桂鏊指揮孫綱等、帶

領多年知識、親至其地、經營相度、若果風氣包完、水土便利、卽行料理、規制景定、方向各另畫圖貼說、仍要咨訪父老子弟通曉賊情、習知民俗者、卽今移立衛縣。其於四遠賊巢、果否足能控制。民情有無便益妨損、務在人心樂順、足爲經長永久之計。然後備繇呈來、以憑會奏、就將築立城垣、合用木石甎灰人夫匠作料價工食等項、議估停當、具揭呈來、以憑先行、一面委官分督辦理、及時興工、毋得忽意苟且、玩愒遲延、致悞事機、

乞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臣以憂病跧伏田野六年有餘蒙陛下賜之再生之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闕廷一睹天顏以申其螻蟻感激之誠遂其葵心傾戴之願既困疾病復畏譏讒六年之間瞻望太息竟未敢一出門庭夫蒙人一顧之恩尚必思其所以爲酬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爲報何況君臣大義天高地厚之恩上之所以施其下者如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之所以承乎其上者乃如頑石朽株畧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知覺者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哽咽涕下徒日夜痛心惕骨行吁坐歎而已邇者

繆蒙陛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輒乃觸冒上陳、辭謝又蒙溫旨、眷覆慰諭有加、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即日矢死就道、既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繇、熟思其所以經理斡旋之計、乃中有牴牾矛盾者、而其事勢既已顛覆破漏、如將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所措、其惟恐付託不効、以孤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薦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亦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府頑民帖然來服、千里之內、去荆棘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強大

賊巢素爲廣西衆賊之淵藪根株屢嘗征討而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而鼓其報効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平巢穴而遠近畧已寧靖是皆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宥默相以克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爲能辦此哉竊自喜幸以爲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之戮不爲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是殆功過其事名浮其實禍

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災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伏林野雖得稍就清涼親近醫藥而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大作去歲奉命入廣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醫者先以水土不服辭疾歸去是後既不敢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毒喘嗽晝夜不息心惡食飲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當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既已力疾從事近者入寨既平議於其中移衛設所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冒

暑輿疾、上下巖谷、出入茅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輿、今已輿至南寧、移卧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新任太監總兵、亦皆相繼莅任、各能守法奉公、無地方騷擾之患、兩省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事創滌往時煩苛擾刻之弊、方務安民、今日之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矣、臣雖病廢而歸、亦可以無去後之憂者、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虀骨以自効、又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為養病之舉、此臣所以大不得已也、惟陛下鑒臣一念報

主之誠固非苟爲避難以自偷安而憫其瀕危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臣得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鞠躬盡瘁以報陛下尚有日也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

先生疏詞無不懇悃誠實而此養病一疏尤出不得已之真情非如他人或隨例或有故而引疴者觀其非久遂有南安之變雖先生盡瘁而死決無少悔然亦可憫矣死未幾而媒孽蠭起亦獨何哉

裁革文移

據布政司呈今後但有牌案行屬者則於備仰語後

止令奉行官吏具、遵行過緣繇同報、看得近來官府、文移日煩、如造冊依准等項、果係徒勞徒費、虛文無補、本院欲革此弊久矣、因軍務紛劇、未及舉行、據呈前因、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自今事關本院、除例該奏報、及倉庫錢糧、金帛、贓罰、紙價、預備稻穀等項、仍於每歲終開項、共造手冊一本、送院查考、外其餘一應不大緊要、文冊及依准等項、通行裁革、從務簡實、以省勞費。凡我有官、皆要誠心實意、一洗從前靡文粉飾之弊、各竭爲國爲民之心。共圖正大光明之治、通備行各該衙門、查照施行、繳、

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何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此碑自不可已

官府文移之煩不但徒多勞費而吏胥因緣爲奸亦多繇此所謂書冊稠濁民多僞態者也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郴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入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脇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

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
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浰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浰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正德丁丑冬輋猺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浰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歡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

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　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廼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不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濵凡有血氣莫

不奪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謠如此田水縈、田山迴、府治新向千萬世鞏

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